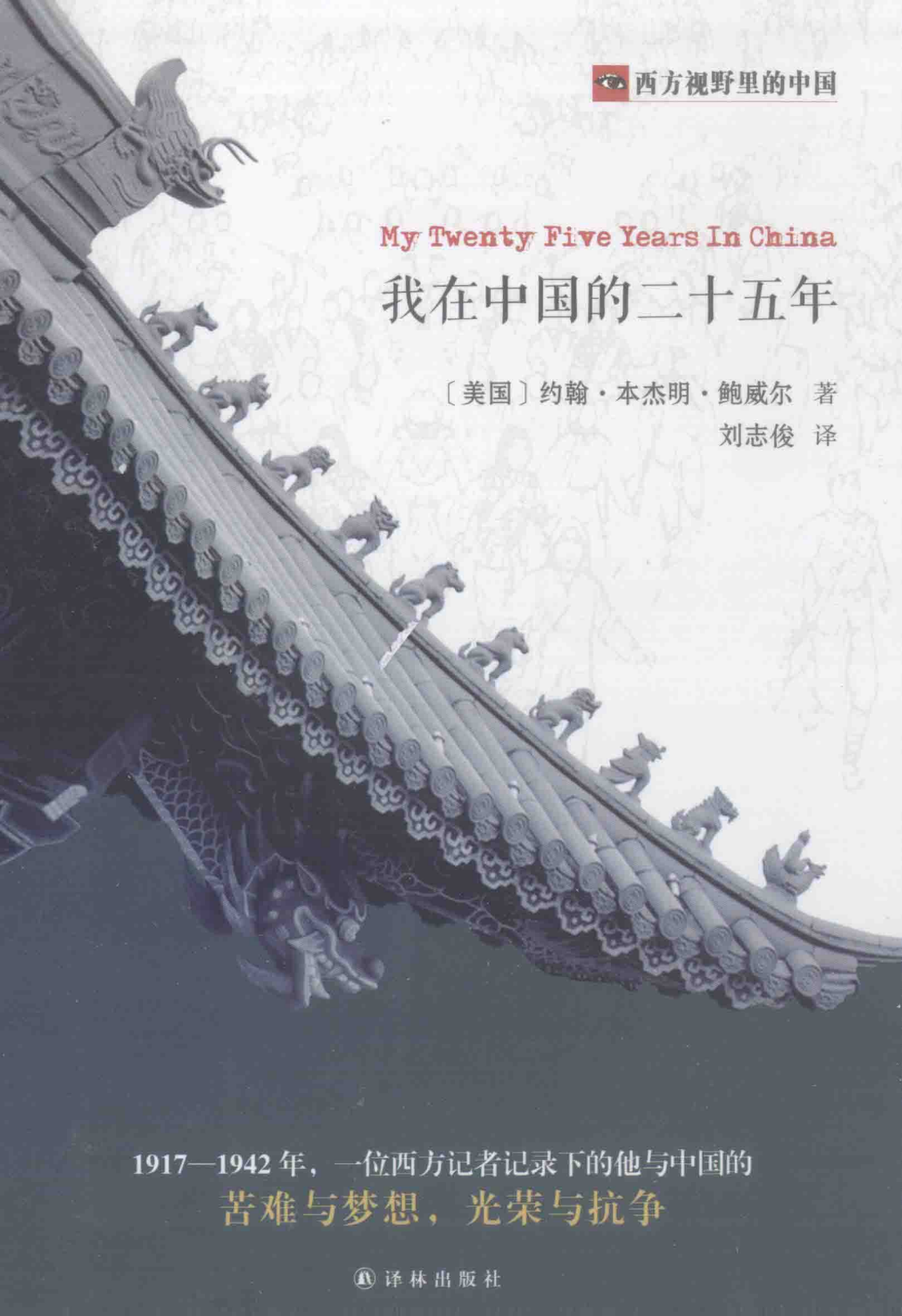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

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美国〕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著

刘志俊 译

1917—1942年，一位西方记者记录下的他与中国的
苦难与梦想，光荣与抗争



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美国〕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著

刘志俊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 (美) 鲍威尔著; 刘志俊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3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
ISBN 978-7-5447-4805-6

I. ①我… II. ①鲍… ②刘… III. ①鲍威尔,
J.B (1888~1947) —回忆录 IV. ①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27342号

书 名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作 者 [美国]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译 者 刘志俊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张兰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805-6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提起鲍威尔和《密勒氏评论报》，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但提起埃德加·斯诺，大家就耳熟能详了。1936年，埃德加·斯诺便是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延安采访，后来写下《西行漫记》，让外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面目，引起轰动。鲍威尔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他批准报纸刊登埃德加·斯诺延安之行所作的《毛泽东访问记》，以及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身世和照片，都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一名传奇的新闻人，鲍威尔在中国待了二十五年，经历远不止这些。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1888—1947），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曾经担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他1917年来到中国，成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并在1922年成为该报的主办人和主编。鲍威尔在中国的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翻覆巨变的二十五年，他作为一个敏感、出色的新闻人，每每总是出现在事发的第一现场。他采访过孙中山，经历过张勋复辟，后来的五四运动、北洋混战、共产党诞生、北伐战争、西安事变、日本侵占上海等等，他或亲身经历，或做过报道，他甚至还游说美国总统通过了《中国贸易法案》。

鲍威尔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和记录者，他还被称作“旧中国最著名的西方观察家和评论家”，他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对中国革命、国共关系、中日苏关系、日本侵华等重大问题，以及中苏边境之争、

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今天看来，这些分析依旧不过时。

除了对中国上层政治的观察和思考，这本回忆录中还有很多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关注和体验。因为是亲身经历，这些体验格外真实，也格外沉痛。比如他对中国底层“土匪”的观察。1923年5月6日，山东发生“临城劫车案”，这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绑架外国人事件之一，美、英、法、意四个国家政府卷入其中，而鲍威尔便是被绑架的人质之一，甚至还作为谈判代表跟绑架他们的土匪进行谈判。这样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本书中并不少见。

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屡屡揭露日军的罪行，1941年12月，《密勒氏评论报》被日寇查封，鲍威尔被关进集中营。1942年，作为美日交换战俘的条件，他被救回美国，但是集中营的非人待遇让他双腿残疾，健康状况恶化，五年后在华盛顿逝世。唯一幸运的是，他在去世之前将在华二十五年的经历写成此书，让后人得以更加真实、详细地了解那段岁月。

目 录

1 / 译者前言

第一章

1 / 东方之行

第二章

7 / 这般上海

第三章

16 / 国际城市

第四章

26 / 孙中山和袁世凯

第五章

33 / 内乱的阴霾

第六章

39 / 《蓝辛石井协定》

第七章

上海的白俄 / 47

第八章

我与哈定总统 / 57

第九章

山东与华府 / 65

第十章

华北的军阀混战 / 70

第十一章

蓝钢皮事件 / 79

第十二章

华南的局势 / 115

第十三章

二十年代的国共之争 / 123

第十四章

上海的战事 / 132

第十五章

列强对中国的干涉 / 150

第十六章

中苏之战 / 160

第十七章

173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第十八章

185 / 苏联、中国与日本

第十九章

195 / 海参崴的见闻

第二十章

211 / 西伯利亚之旅

第二十一章

224 / 1935年的莫斯科

第二十二章

239 / 签证的艰辛

第二十三章

250 / 1936年的菲律宾

第二十四章

260 / 西安事变

第二十五章

273 / 恍然大悟

第二十六章

281 / 西安事变的影响

第二十七章

日益恶化的局势 / 298

第二十八章

美国军舰被日本炸弹炸沉 / 312

第二十九章

我与《芝加哥论坛报》 / 328

第三十章

日本人的压迫越来越沉重 / 334

第三十一章

炸弹与剃刀 / 343

第三十二章

德国人的思想宣传 / 352

第三十三章

历史断线了 / 365

第三十四章

无能的日本人 / 374

第三十五章

可怕的大桥监狱 / 380

第三十六章

危险思想 / 394

第三十七章

404 / 美国谷物来到了中国

第三十八章

411 / 交换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第三十九章

417 / 返回美国

第四十章

428 / 中国的未来

第一章 东方之行

小货船慢慢地停靠在虹口区的一个码头，我提着衣箱上了岸。紧随我之后的是一名脚夫，他接过了我那对旧式的洋铁皮衣箱。这是1917年2月的某一天，我首次来到上海。那时，黄浦江的两旁布满了仓库和货栈，仓库的通道十分狭窄。这天正逢雨天，通道里面自然有很多泥。后来，两辆大黄包车跟了过来，要我上车。不过，我拒绝了车夫的好意，依然坚持以步行的方式前往理查饭店，我已经在那里预订好了房间。在此之前，我曾在日本横滨坐过黄包车。那时，我对亚洲的生活习惯并不熟悉，坐在人拉动的车上，会如坐针毡般的难受。

我之所以前往上海，是因为我收到密勒的一封电报。我曾在密苏里大学读书，密勒是我的一位校友。没想到的是，抵达上海后，我竟在这里度过了25年的办报生涯。当时，上海的政治局势颇不安宁。作为一名记者，密勒主要在远东地区工作，他在当地名声很大。

密勒向威廉拍发了一份电报，表示他想在上海办报，为此需要聘

请一名密大的毕业生前来协助。当时，威廉是密大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决定把这次工作机会留给我。

那时，已经有两家报社的发行人邀请我前去工作：一个来自《经济日报》，工作地点在爱荷华州首府第蒙；另一个来自一家日报，工作地点在佐治亚州的大西洋城，给我提供的职位是助理。与以上两个工作机会相比，我更倾向于去上海。征求过妻子的意见后，又与同事们多次协商，我最终决定离开密大，开始我的东方之行。

出生在密苏里州西北一个田庄的我，不像辛克莱小说中的英雄，“投胎在国际关系复杂的国度之中”。小时候，我在一所乡间小学读书，之后留在那里教学；攒了一些钱之后，我前往伊利诺伊州的昆西城。在那里，我靠送早报和晚报赚来的钱完成了高中和商学院的学业。几年之后，我成为《昆西自由报》的一名记者，这是一家较为资深的报社，在这里我赚足了到密大求学的学费。在密大，我就读于新闻学院，这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学院。四年之后，我毕业前往汉尼堡的《邮递报》工作。汉尼堡位于密苏里州的西北部，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故乡。后来，我又回到了我的母校——密大，并在新闻学院做讲师，这是在《邮递报》做了四年的广告部经理兼发行部监督及市政组的采编主任之后的事。

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是鲜为人知的，我也不例外。我从教科书上获得的相关内容很有限，而且也不完全正确。当时，教授们在密大课堂上几乎不会提及中国，只有在历史课上才会稍稍涉及一点儿中国的情形；不过，相关话语并不多，且多数都是不好的评论。

庆幸的是，在密大新闻学院有很多中国和日本的留学生，其中不乏与我相识的人。黄辛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于广东，先后在火奴鲁鲁和密大求学。彼此认识后，我和黄辛一起筹办了一个“四海俱乐

部”，该俱乐部招募的会员都是密大的各国留学生。在学校报纸上，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密大留学生的的问题。另一位是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名叫董显光，是我的一名学生。虽然这两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几年后，他们在中国的新闻界都站稳了脚跟。此外，一个名叫户田的日本学生也是密大的外国留学生之一，他的身材十分矮小。当时，不管是我的学生中，还是学生军团中，户田都是最好的学兵。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日本陆军部队服役三年后才到美国读书的。

当时，我并不清楚前去上海是为了协助创办什么报纸。不过，邀我办报一事引起了密大很多人士的好奇和羡慕。总会有人问我一些哭笑不得的问题，譬如，一位朋友一边向我展示一张中国洗衣店的收据，一边问我能否阅读“鸡脚印”。就连密大的理发师也调侃我，他说他可以帮我留辫子。

随着前去中国的日期愈来愈近，我开始寻思未来的工作一事。在一家经济性的报纸上，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围绕小城市报纸组织计划的话题展开。令我吃惊的是，许多小城市报社都采用了我提出的方案。那么，这篇文章会对我在上海的工作起到一定的作用吗？我协助出版的又会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呢？或许，我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诸如写社论、拉广告、订户，会不会像乡下报社那样什么事都得做呢？我很熟悉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报社，因为我在城镇中的小报社工作过，当时除了排字，我还需要做各种杂活。现在，我想知道的是中国人会不会设立印刷公会。据说，通常情况下，一份中国报纸的文字量是5000个中国汉字。我不清楚中国报社的排字楼规模有多大，是否能排下这么多字。

我前去密大的图书馆，找到两本与中国相关的书，以便增加我对中国的了解：一本是《中国人的性格》，另一本是《中国乡村生活》。

这两本书出自同一个作者，他是具有幽默风格的史密斯博士。史密斯博士在中国传教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年。在这两本书中，他以极其幽默的方式描写了中国和中国人。然而，这两本书并不受留美中国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史密斯博士所描写的中国人生活的情节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而且多有偏颇。我刚到上海不久的时候，曾去听史密斯博士的演讲，演讲的内容以北京的政治局势为中心。当时，北京的共和政府内部颇不安宁，因为刚刚经历了宣统复辟的骚乱。这次演讲结束后，史密斯博士便返回美国，随后就退休了。那时，在场的听众听到史密斯博士说“中国正站立在一个危险的边缘”后，脸上无不流露出凝重的神情，刚抵达中国的外国人尤其如此。不过，史密斯博士接下来的话语和表情立即冲淡了这种沉重的气氛。他幽默地眨了眨眼，想了一下说：“实际上，他来中国已经 50 年了，其间他觉得中国每天都位于悬崖的边缘。”

我前往中国的时间是 1917 年 1 月，当时，我在旧金山搭乘了“日本丸”，它是日本的一艘远洋客轮。那时，我认为美国不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次世界大战已经持续了 3 年时间。当我随着这艘轮船到达日本长崎时，一位船员奉船长指示对我们说，凡是去上海的旅客，都要回船中取下自己的行李。当时，我们正结伴游赏于长崎，这个城市与欧洲人打交道的最早，它是我们在日本停留的最后一个港站。这位船员告诉我们说，在长崎把所有到上海的旅客丢下后，船长将直奔马尼拉，这是横滨东洋汽船会社总公司的指示。于是，我和另外两三位前去上海的旅客被遗弃在长崎。长崎作为一个日本港口，虽然规模小，却比较特别。

于是，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开往上海的船只。在长崎的轮船公司打听时，我们从公司职员那里获知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三个星期之内没有到达上海的船只。当时，我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因而打算

到港口去试试，看能否搭乘前往上海的货船。几经周折后，我终于找到一位愿意将我带到上海的船长，他答应给我一个舱位。但他提出要我没用完的横渡太平洋的船票并外加十美金，并且我只能自己带食物吃。由于情况紧迫，我只好同意了，于是，拿来行李后，我立马去买了一些吃的，准备前往中国。这位船长不仅对英语不熟，而且对我这个美国乘客也并不喜欢。

当时并不是阳光明媚的日子，直到船离开了西部的海湾，太阳才缓缓地出来，天气也变得暖和了一些。突然，我发现船上散出一种极臭的味道，并且随着气温的升高，这种味道愈发难闻。无奈之下，我找到了船长，问其原因。船长指了指堆在甲板上和舱口处的被稻草包着的货物，说：“臭鱼，这些臭鱼只有中国人才喜欢吃。”之后，熏在我衣服上的怪味很久才消失，但这种味道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我很幸运地搭乘了这条船，因为一周后从日本出发的“波塔瓦”号在中国海遇到了台风，这艘船是在俄国海参崴登记注册的，它被大风吹到了上海南部的海滩上，几经周折后遇险的乘客才被救了出来。

到达旧金山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客轮和货轮必须要在日本注册，而后才能通过太平洋这条大的航线的。无奈之下，罗勃杜勒船长只好在加拿大注册他所有的货轮。当时，罗勃杜勒船长是一名影响力极大的太平洋航线经营者。这时，太平洋邮船公司也不得不航行于南美和巴拿马航线，这是美国唯一的客运公司。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美国正处于战争的紧急关头，它们的船只为何会被迫离开太平洋呢？原来是由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法案——《拉福赖蒂法案》。这一部法案是拉福赖蒂为了帮助美国海员而提出来的，他是威斯康星州的一名自由派参议员。“美国的船只上不可以有亚洲船员”是这部法案中的一项条款。日本和英国以最廉价的方式雇用亚洲人，因而以

高待遇对待船员的美国轮船公司根本无力与英日两国相抗衡。撤出太平洋航线也实属美国的无奈之举。如果美国货轮能够在英国注册，并雇用到中国水手那是再好不过了。因为中国的水手不仅可靠，效率还高，堪称全球最好的水手。但是，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日本独霸太平洋，英国也只好将航线从太平洋撤回到大西洋。直到战争结束，美国的船只才重返太平洋航线，而且是鉴于联邦政府帮助建造船只之下，并以运送邮件为由签下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合约，才完成重回太平洋的愿望。然而，自从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之后，在这片辽阔的太平洋之上，美国船只的踪影就寥寥无几，只有零星的几只。

第二章 这般上海

我到中国的时候，理查饭店在上海是相当有名气的。可是，从前它却只是一座由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供应吃住的公寓。当时，美国的纽约理查饭店在美国最为出名。在上海离开船后，出于对理查饭店的仰慕，这位船长创办了一家类似的饭店，只是在名称上添加“旅馆”二字时他并不乐意。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听说过美国理查饭店的大名，而上海的这家同名饭店与美国的也大不相同。上海的这家理查饭店四面全是街道，周围很空旷，房屋之间以走廊相接，用砖头砌成的墙不过三四层那么高。房屋的中央，有一块供交响乐团夜间演奏的圆形场地，这里开晚饭的时间很晚，总是超过八点钟，但人们依然每晚都衣着得体地到餐厅吃晚饭。在上海，很多社会领袖都前去这家饭店，出现在晚餐席上或休息室里。一次，一位本地人幽默地对我说：“这家饭店的休息厅是上海所有骗子和流氓的聚集地，假如你有兴趣待在这里，你就会信以为真。”